

近日,银川艺术剧院民族乐团的青年演奏家们以传统乐器为剑、西洋乐器作笔,用民乐DNA重新编码国漫顶流IP《哪吒之魔童闹海》的魔童灵魂。

银川艺术剧院民族乐团是一支以民族乐器为主、融合多种音乐形式的表演队伍。这支由14人组成、平均年龄30岁的乐团,致力于发展民族音乐,拓展民族器乐与声乐、曲艺的艺术融合,凭借改编国潮顶流IP音乐频频“出圈”,也将民族音乐带往更大的舞台。



乐团在2023年《山水之间》宁夏文化主题作品音乐会上演奏。受访者供图



每一个音符都在指尖流淌。



乐团的青年演奏家们认真排练。

『爆改』国漫神曲『拓荒』民族室内乐

这群年轻人用民乐『炸』响宁夏强音

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何娟亮 文 韩胜利 图

“唢呐一响，吒儿登场！”



为贴合《哪吒之魔童闹海》的“破局重生”主题,银川艺术剧院民族乐团团长邸璐与团员们在一次次练习中反复打磨作品。

“唢呐的音色像一把刀,能刺破所有束缚,和哪吒的反叛精神天然契合。”邸璐说。作为唢呐世家第三代传人,邸璐深谙传统乐器的表现力——乐团改编的《黑神话:悟空》主题音乐中,传统乐器的音色与电子合成器的未来感交融,成了网友眼中的“赛博国乐”。

2024年宁夏中秋音乐会上,乐团用近20种中西乐器重新演绎《西游记》经典配乐《云宫迅音》,3场演出几乎座无虚席。线上观众纷纷留言道:“电子音和唢呐声混搭,居然比原版更燃。”

“民乐不是古董,它需要和时代对话。”这种对话的底气,来自邸璐对本土文化的深耕。

组建乐团后,他邀请宁夏籍新锐作曲家高鑫从宁夏民间音乐素材中汲取养分,将本土曲目与现代编曲技法结合,打造了原创民族室内乐作品《贺兰山歌》等一大批本土音乐作品。

“如果只盯着老曲子,年轻人怎么会买单?”对此,邸璐用实际行动给出答案:与时代共振。

唢呐“刺破”次元壁:国漫顶流遇到“神仙改编”

“唢呐一响,吒儿登场!”2月28日,银川艺术剧院民族乐团排练室里,唢呐、古筝、琵琶、扬琴、大提琴、电子合成器等10余种中西乐器跨界碰撞,唢呐的高亢、古筝的婉转,加上大提琴的深沉,将《哪吒之魔童闹海》主题曲《就是哪吒》的旋律推向高潮。

通过改编让热点音乐落地,并非简单拼接。

据悉,《哪吒之魔童闹海》的主旋律中用了8支唢呐来推进故事,歌曲《就是哪吒》以高亢的唢呐声为主旋律,搭配电子脉冲音和交响乐团合奏,彰显出“破局重生”的力量感。

宁夏民乐“拓荒记”:从夫妻档到文化新名片

在国内,小型器乐组合这一演奏形式古来有之。邸璐介绍,与西方室内乐不同的是,中国传统室内乐的表演形式主要为齐奏,更加强调音乐的意境及感受,并且注重各种乐器的音色特点。

2011年,邸璐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民乐系。在校期间,他经常参加大型民族管弦乐、民族交响乐演出,演奏经验丰富。然而,当他毕业回到家乡后,才发现当时宁夏本土民族室内乐领域近乎空白。

“西北民族音乐的沃土,需要有人深耕,把家乡风土人情以民族室内乐的音乐形式呈现出来。”怀着“填补宁夏民族室内乐空白”的执念,邸璐和妻子向翼——两位四川音乐学院科班出身的年轻人,带着唢呐和古筝,开启了宁夏本土民族室内乐的“拓荒”之旅。

“拓荒”之路充满艰辛。团队成立之初,只有邸璐、向翼二人。没有现成乐谱,他们从网络扒谱改编;缺少专业作曲,他们驱车赴北京、四川成都等地拜师;缺少专业人才,他们设法在高校开设选修课培养。

功夫不负有心人。随着乐团声部配置逐渐齐备,吸引了更多优秀的青年演奏者加入,队伍逐渐壮大起来。2020年,青年作曲家高鑫、钢琴艺术指导张鹏、编曲梁同晖的加入,让乐团编曲有了“专业大脑”,《贺兰山歌》《醉山水》等一首首原创民族室内乐作品接连被创作出来。

2022年,乐团凭原创作品《贺兰山歌》斩获首届“国韵杯”民乐之星。

2023年9月,乐团创作的原创民族室内乐套曲《聆听宁夏》在银川剧院成功奏响,将“历史宁夏”

“景观宁夏”“风物宁夏”“文化宁夏”“生态宁夏”“繁荣宁夏”以音乐的方式讲述给观众,为观众朋友呈现了宁夏本地特色与音乐的精彩融合,成为宁夏对外宣传的靓丽新名片。

2023年12月,乐团完成《山水之间》宁夏文化主题作品音乐会。音乐会以贺兰山和黄河水为创作基石,由《天河——天下黄河富宁夏》《丝绸之路》《乐舞灵州》《贺兰山歌》《尕老汉》等11首乐曲组成,巧妙融入宁夏非遗音乐口弦和花儿等民族音乐特色,给观众带来不同寻常的音乐体验。

……

如何用民乐讲好家乡故事?这是邸璐和团员们一直思考并努力的方向。如今,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演出“现身说法”,完美“解题”。



民乐传承『方程式』:院企合作实现双向奔赴

当银川艺术剧院民族乐团带着原创音画诗《山河家园》登上北方民族大学舞台时,学生乐手与职业演奏家的合奏让台下观众王先生欣喜不已:“这是宁夏人自己的声音。”

银川艺术剧院民族乐团的国际化征程始于2017年。在文化部“欢乐春节”系列文化活动中,乐团首度踏足欧洲四国九城,同年8月亮相法国蒙图瓦音乐节。此后3年间,从非洲“文化聚焦·魅力中国”三国巡演,到巴林中巴建交30周年文艺晚会,乐团用传统民乐编织出跨越大陆的音乐纽带,更让宁夏文化符号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

从宁夏走向世界,这支西北乐团用多年摸索出一条破圈路径:传统为核,跨界为翼。

数据印证了这种成功:成立至今,乐团累计创作改编作品超40首,演出足迹遍布12个国家。但邸璐更看重另一个细节——在教学中培养更多民族音乐人才,他说:“有学生告诉我,他们第一次发现民乐‘很酷’。”

酷的背后是严谨。在唢呐教学中,邸璐坚持“宽进严出”的教学准则:既打破传统师徒制的门槛,又建立科学训练体系。在院企合作的持续推进中,乐团中的职业演奏员有一半毕业于北方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和宁夏大学音乐学院。

“真正的破圈需要双向奔赴。”邸璐说,乐团在北方民族大学、银川实验中学等院校设立民乐人才培养基地,以不同年龄段的人才队伍建设反哺宁夏音乐发展。如今,院企合作模式培养的20余名专业演奏员持续为乐团注入活力。

从深耕西北大地到走上国际舞台,银川艺术剧院民族乐团用手中乐器“刺破”的不仅是一条传统民乐的蜕变通道,更是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世界的裂缝中架起一座桥梁。

“我们要让民乐在西北扎下根,而不是昙花一现。”邸璐坚定地说。

站在新一年的新起点,邸璐的破圈“方程式”愈发清晰:继续在音乐品质上精益求精,完善人员和声部配置,不断创排新作品,并与舞台实践相结合,更好地弘扬民族音乐的文化精髓,用音乐讲好宁夏故事。

团长邸璐指挥银川艺术剧院民族乐团排练。

本报记者 韩胜利 摄

